



無可熔化的族群： 當代平埔族的創作曙光

高俊宏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臺灣當代藝術近年來產生了一股「原民轉向」的趨勢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應可歸納為於原民轉型正義運動面臨階段性的反思，以及對於「文化轉進」的想像。過去一段時間以來，透過高度的民間共識以及多管齊下的資源挹注，原民運動逐漸從論述建構以及沈痛呼籲的層次，轉向了更為多樣化的族群自我再塑、文化再造等。以往的「正名」也逐進演變成爲「多重現身」的階段。雖然，再多的現身仍然必須面對主流文化的反噬，而必須一再戮力重複而行。因此，原民的溯源以及文化再造的工作勢必長遠地進行下去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臺灣「原住民」的身份定位大致上仍然緊緊跟隨著國家所「賜與」的定義，也就是以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列表的十六族為主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廣大的平埔族群則因為法定原民身份的取得困難，連帶的其相關的文化也不受到重視。雖然近年來在有心人士的奔走之下，相關的文化逐漸為世人所看見。然而整體來說，平埔族的主體性仍然像幽靈一般處於晦澀不明的地帶。

以過去的例子來說，明確以「平埔族裔」來定位自己的創作者，可謂毛麟鳳角般。雖然照常理來說，臺灣許多的創作者應該或多或少都有平埔族的血統，可是，持有平埔創作意識的相關創作還是相當的稀少。以當代創作的案例來說，2020年在鳳甲美術館舉辦，由徐文瑞策劃的「尋找刺桐的家，平埔族在哪裡？」展出，藉由刺桐樹的意象，結合了口述、史料與植物、土壤等創作，探討北投當地平埔族北投社（Kipatauw）的相關議題。該策展除了作品展覽與文件展示以外，還進行了許多工作坊以及重返北投社百年山徑的計畫，開啓了北部地區平埔族議題與藝術行動結合的案例。另外，以三地門以及屏東平原為主要生活場域的原民藝術社群，也將關注的觸角延伸到了屏東平原的馬卡道族文化復振。2021年「我們與未來的距離」的大型策展，更將關注的目光延伸到了沿山公路附近的馬卡道平埔族文化。除了整合型的策展以外，在個人創作者方面，較多的例子是以非族裔的角度，也就是從所謂「外部參與者」的位置切入平埔文化，例如陳冠彰對於西拉雅「廷姨」文化的創作關注，或者梁廷毓對於藉由北投保德宮作為據點，關注凱達格蘭族北投社的相關歷史。或者如同「引爆火山工程」團隊所進行的陽明山火山研究，其中一部分也涉及了凱達格蘭遺址的想像與詮釋。

就族裔本身來說，創作的形式與媒材較為多樣化。如噶瑪蘭族與阿美族裔的藝術家陳正瑞（阿水）Za Num，以大型的雕塑述說對於土地以及自然的觀點。噶瑪蘭族藝術家杜瓦克與夥伴陳淑燕的竹編創作，以及同樣是噶瑪蘭後裔潘朝成（木枝·籠交），藉由紀錄片拍攝，以《烏踏石仔的噶瑪蘭》、《吉貝亞與平埔阿嬤》、《憂慮花蓮—鍾寶珠和她的後山歲月》、《我們為土地而戰》等影片，述說各個平埔族的文化與記憶。此外，潘朝成也以《噶瑪蘭族—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》以深邃而有力的攝影，呈現出了噶瑪蘭族的祭儀以及追求族群文化的過程。在文學上，趙慧琳撰寫了《大肚城，歸來》一書，以小說的方式述說了拍瀑拉族人的歷史故事。以上只是列舉，但是整體而言，平埔創作者在當代藝術領域裡，仍屬少數。

除此以外，今日臺灣大部分的平埔族議題的呈現，比較多的還是停駐在文化展示的類別上，例如史前館南科考古館舉辦與引介的各種展覽，如〈牽手平埔——東部地區大武壠族、馬卡道族、西拉雅族祭儀復振與服飾重製〉、〈解讀「牽手平埔」特展田野中的幾個文化現象〉、〈牽手平埔：臺灣南部西拉雅族、馬卡道族、大武壠族文化〉特展中的祖靈信仰〉、〈移居東臺灣的「平埔族群」〉、〈回應轉型正義：「牽手平埔展」說了甚麼？〉¹等。簡而言之，平埔族在今日的主流社會底下，依然作為某種有待認識，乃至

1 林慧仙，〈歡迎請浸——談牽手平埔特展之「展」「演」動態〉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電子報，網址：<https://beta.nmp.gov.tw/enews/no442/page_02.html>。

於急需拯救的文化保存對象，而少有如其他原住民族群一般，從早期的拯救，逐漸進展到了文化現身、思想辯證與主體再塑的階段。

綜合起來，平埔族的創作之所以少數，與族群自我認同的強度有很大的關聯性，而族群自我認同又很大程度受到國家法律所羈絆。再加上長期以來，平埔族群受到強勢文化的欺凌，努力地遮蔽自身，想要「進化」成為物質文明較強的漢人社會的一份子，如此環環相扣、層層枷鎖，造成廣大平埔族群自我認同的動機稀薄，自然也很少看到以「我族」意識作為創作的案例。因此，我們觀察這一現象，並不能以單一的原因視之，而必須從整體結構面來看待。

不過，相對來說，在原民轉向的今日，確實也帶給平埔族一個很好的現身契機。2022 年西拉雅族人高舉「原住民族身份與生俱來，不是國家權利（力）賜與」等標語，向大法官申請「原住民身份法」釋憲，終於成功。全臺 98 萬左右的平埔族有望登記成為原住民，也為族群的正名運動推向另一個里程碑。此外，當代藝術領域也開始出現與族群運動有關的創作，除了上述的策展以及外部參與者的創作以外，新崛起的平埔族裔創作者更是彌足珍貴。其中，定居岡山，母親有著馬卡道族血統的楊育傑，更是近來活躍的例子。以下以楊育傑 2022 年在岡山樂群村三號的「山空間」所展出的「大家一起來分紅－阿公店溪北岸消失的地景《後紅聚落》藝術計劃」（以下簡稱《後紅計劃》）作為討論案例，藉以理解平埔創作目前所關注的議題。

「後紅」一詞原為平埔語，有「河流經過的地方」的意思。過去的後紅聚落位於今日的岡山車站現址附近。這個聚落擁有悠遠的歷史，1664 年即以「後紅仔民社」五字出現在現存唯一的明鄭時期地圖：《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》中。1652 年郭懷一反抗荷蘭人的壓迫，率眾進攻赤崁無果之後，撤退到後紅。後續，荷軍結合新港社等平埔原住民族，進一步追擊郭懷一的軍隊，據稱當時約 2000 人在此地遭到屠殺。由此推測，後紅的平埔族參與了臺灣史上可謂最早的反抗事件。時至近代，1970 年代由於岡山火車站新建工程，迫遷了原本居住在這裡的漢人聚落，也導致了許多遺憾與土地徵收的過程當中。《後紅計劃》以類似於「民間檔案」（Folklore Archive）的展示方法，呈現了在地的歷史故事、老照片以及當時徵收過程中，居民的抗議手稿。並且邀請後紅的耆老製作紅龜粿分享給大家，並且帶著參與者來到岡山月台上消失的後紅聚落舊址，以「重訪」（re-visit）的方式串起過去與現在。楊育傑的相關創作是目前少有的以族裔身份作為出發，並且直接聯繫到平埔文化、轉型正義運動。此外，《後紅計劃》也可以視為創作者後續即將要進行的 1635 年塔加里昂戰役（又稱為聖誕節之役）創作的開端，馬卡道族裔的歷史追索與當代創作的結合，相當值得期待。

張士仁在〈無可熔化的族群－臺灣社會中的平埔文化〉一文中，引用了麥可·諾瓦克（Michael Novak）的「無可熔化的族群」（unmeltable ethnics），主張平埔族的文化不但沒有徹底消失，反而影響著今日臺灣漢人的若干習俗，例如中原節以水祭拜好兄弟，或者賽豬公、吃檳榔……另外，臺語中的「阮兜」、「牽手」、「放手」等用語，都可能與平埔族的習俗有關。² 有趣的是，諾瓦克同時也批判美國目前的種族有關意識，認為所謂的多元文化論（multiculturalism）有可能是某種主流的自戀與投射。依循著他的意思，我

2 張士仁，〈無可熔化的族群－臺灣社會中的平埔文化〉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網站，網址：<<https://www.nhu.edu.tw/~society/e-j/89/A42.htm>>。

們也可以察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，那就是強調「多元」的論述者，通常是強勢的一方。「他者」的提出往往是為了間接淨化自我、証成強勢自我的在場。也許我們會對諾瓦克的說法感到驚訝，但是他對於多元文化論實際上所隱含的問題，既尖銳又無法迴避。然而，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揚棄真正的多元精神，而是保持警覺，並且更加堅定地返回自身的那些「無可熔化」的文化。

最後，由於筆者近年開始在高雄服務，因此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南部的人文風貌。過去家族一直口述外祖母是屏東的「番仔」一事，也有了進一步的機會探索。也是在楊育傑的引路之下，去到了屏東老埤、東港放索社舊址等馬卡道族的生活圈與記憶圈，由此逐漸開啓了個人家族裡隱藏在深處的「平埔族史」，這是始料未及的，也是這篇文章的書寫動機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